

泰雅小米長腳了： 一段現代輪耕民族誌紀錄

Pagung Tomi、林益仁*

以下的記事，發生於新竹縣尖石鄉的田埔部落，在過去的十年間部落婦女兼文史工作者 Pagung Tomi 與大學合作，進行了一項相當實驗性的泰雅小米保種的工作。

1980 年代 Pagung 的家族仍在播種小米，是部落中最後一家持續種植小米的人家。當時的小米產量多到一年吃不完，最後只能賣給城市飼養小鳥的鳥店和飼料行，這筆收入讓 Pagung 有機會下山讀書。轉眼間，四十多年過去，部落的農業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小米不見了。Pagung 自幼生長在部落務農的家庭中，對於傳統農業的知識都是跟著家人，包括：墾荒、燒墾和傳統耕作的過程，zyuwaw mqumah（農務）是部落人的生活行為，從家的菜園到 qmazyah（耕地）、guqi qzyunam（生活領域），老人的智慧在這塊土地上累積且幫助我們得以在這塊土地上生生不息，其中融合了泰雅爾族的生活技能，像是對於土地、環境、生態、管理等豐富的文化內涵，這些也同時維持了農園運作的規範。

在 2011 年至 2014 年間，原民會推出了為期四年的生物多樣性調查計畫，Pagung 和長期合作的夥伴阿棟牧師與好友鄭光博積極參與其中。每當他們在部落發現到小米時，便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植物園前主任嚴新富老師協助，將小米送往當時農業部農業試驗所的国家作物種原中心進行保種。就這樣，泰雅爾小米陸續送進種原中心。2012 年 Pagung 協助部落成立生產合作社，對她而言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過程，於是她與部落族人在磨合、共識建立、內外教育與整合的道路上不斷前進，並成功發展出水蜜桃、甜柿、高山蔬菜、高麗菜、青椒、番茄、櫛瓜等經濟作物。雖然部落不再種植小米，但對 Pagung 而言，小米的記憶仍然鮮明。隔年 2013 年 5 月間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林益仁教授，邀請部落夥伴（司馬庫斯、鎮西堡、石磊、馬里光、田埔等部落）在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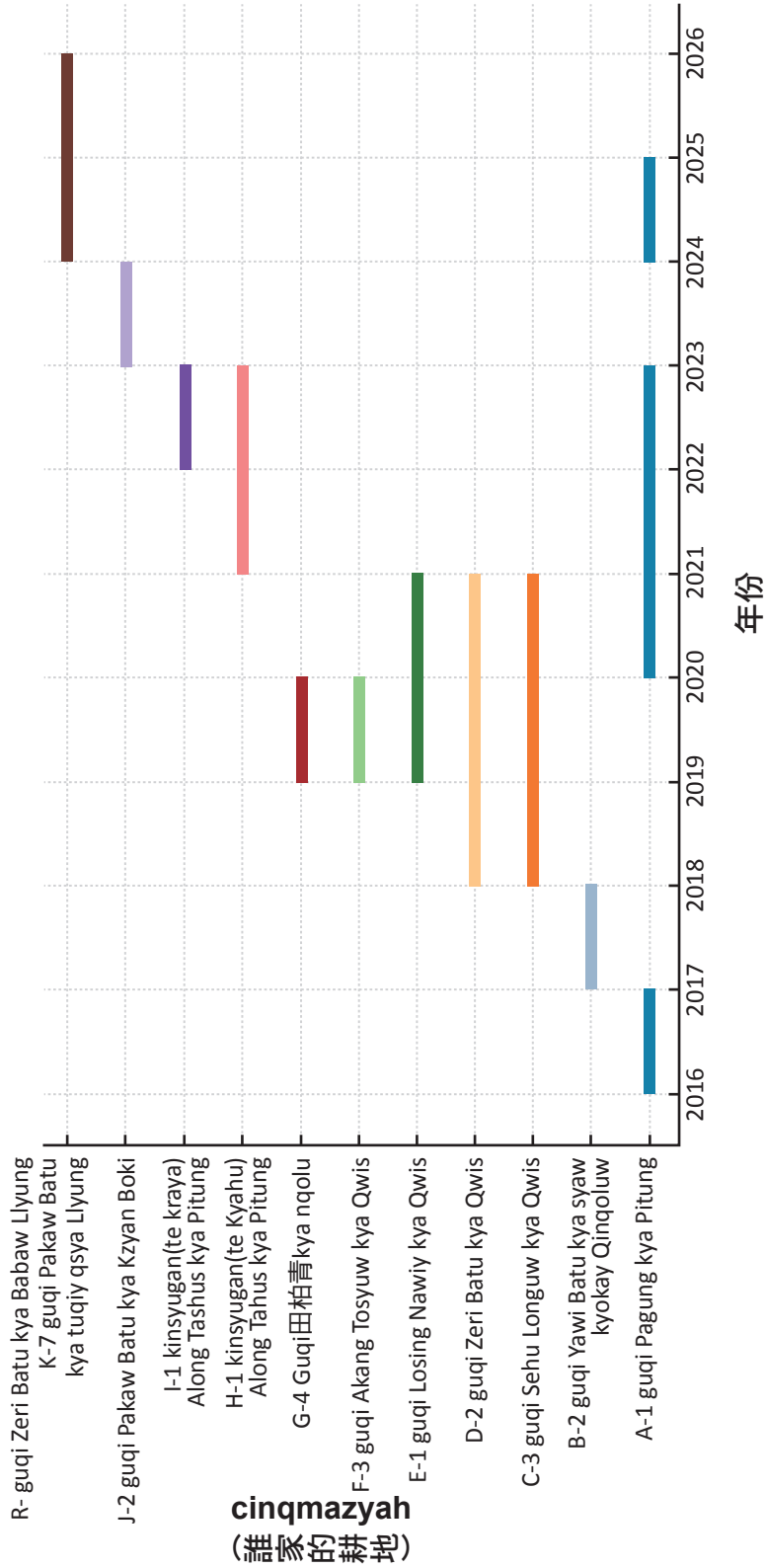
* Pagung Tomi，國立政治大學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研究生；林益仁，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

庫斯部落共同舉辦「雲端的生態對話——世界高山原住民族面對氣候變遷」的國際結盟。之後，所有事件的發生就像是種子撒下蔓延一樣，Pagung 在此國際連結中首次聽到秘魯原住民的馬鈴薯保種議題。2014 年 5 月透過林益仁教授和已故林淑雅教授的邀請，Pagung 跟著年輕學生與教授們到不丹國家參加了國際民族生物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thnobiology, ISE) 國際研討會，藉助友人的翻譯 Pagung 開始認真思考在地到底要呈現什麼樣的傳統知識呢？Gaga (泰雅法律與道德體系) 在 Tayal 人與生活中與自然運作的關係何在？在研討會中，有中南美洲與非洲國家的人，語重心長有條不紊地介紹他們如何結合學者、NGO 及在地農人的相互支持，透過參與式製圖蒐集各種多樣原生種子的傳統知識，回復傳統的種子交換儀式，並傳承自然知識給後代孩子，這事令 Pagung 震撼。隔年 (2015)，Pagung 與「臺灣高山原住民農夫聯盟」合作籌辦在臺灣舉行的國際研討會，再度觸及地球村永續與氣候變遷的課題。同年，與鄰近部落夥伴組成的「網夢小組」跟北醫的林益仁教授一起籌辦了「食在泰好」的教學行動，籌備會中開始萌芽了「小米方舟」的行動。

2016 年元旦，Pagung 與家人們——包括父親、兄弟姐妹、女兒和女婿——一起行動，捲起袖子開始割草、燒墾、整地、耕作。雖然大家的臉被太陽與勞動染得黑黑的，但心裡卻充滿喜悅，因為終於重新踏上了小米耕種的道路。她們選擇以 1.5 公尺寬、2 公尺長的九宮格方式種植小米。在基督教信仰的影響下，虔誠的父親回憶起泰雅爾族對小米的 Gaga，並小心翼翼地將其與基督教信仰融合。他手持儀式用的小米種子、手鋤、小米酒與祭物，向大地、天、神靈祈禱，誠心祈求農作順利、豐收圓滿。第一年，第一塊小米耕地就這樣開始了。這是一場歷經四十多年的農業回歸，一場關於土地、文化與信仰的重新連結。Pagung 與家人重新找回小米，也重新找回了她們與土地的關係。2017 年 Pagung 受林益仁教授的推薦到秘魯馬鈴薯公園參加「原住民與現代知識體系：山區社群福祉的挑戰與機會，展望 2050 年之公共論壇」的會議。2018 年，她與林益仁教授，部落夥伴持續到吉爾吉斯斯坦國，在那裡再次讓臺灣的原住民經驗有機會與國際社會分享，提高分享臺灣原住民對地球村的暖化、溫室效應與氣候變遷議題。經歷了許多事件的衝擊後，Pagung 恍然大悟原來傳統農耕知識也如此地重要，於是下定決心努力研究傳統自然知識。經過十年的努力，在部落的不同區域與他人的耕地之間進行小米輪作。

以下圖表 (圖一)，記錄了從 2016 年至 2025 年 Pagung 在部落裡找地進行小米輪耕的地點，覓地輪耕的原因不再是傳統的地力消退或是自然變遷的影響，而是社會因素，包括土地流失、生計變遷與土地治理制度的更迭等。為何在部

2016年至2025年小米耕作區域輪耕紀錄



圖一：泰雅小米田輪耕時序記錄

落中覓地的關鍵還有：第一是部落惜地如金，都要種植高經濟利得的作物，而不願意種植小米。第二是，Pagung 並沒有自己的土地。圖一中縱座標的英文字母是數量區域地點種植小米的地方。數字 1 2 3 代表小米種植田地的數量，因為每一塊田的型態不盡相同並種植之每個品系小米皆不一樣，破折號之後是地理位置地名，以及是誰家的土地。橫坐標是種植年分。以下列舉的部分土地敘事，將以 Pagung 的第一人稱來述說：

(一) A-1/Pitung (芭翁自己的耕地)

Pitung 是傳統耕地領域，水田耕地是 Tbahu (田埔) 很多人的農耕地區域，此區域絕大部分種植為經濟作物，部落的經濟命脈來源之一，是部落族人送至臺北一市場的銷售的產業管道，農地主要種植高經濟的高山蔬果，如黑柿番茄為主，其他娃娃菜、大夾豆、青椒、彩椒、青櫛瓜、黃櫛瓜、高麗菜等為轉作或休耕等等。其中我們家有一分都不到的田地，先前是種香菇的地方，後由家中提供出來作為傳統知識與實踐種植小米的實驗地。

小米傳統知識之實踐既從此地出發，更是開始發想與實踐之地，因此，開始泰雅爾族之小米種子，種植、蒐集小米種子。

(二) B-2 上田埔 / 長老教會邊 (附近) (Yawi Batu 的耕地)

水田耕地是 Yawi Batu 位於 Qinqolu 與 Cimi Lesa 親家的家相鄰，但權利是已故親家 Batu Lesa 之子孫，耕地為 Yawi 所有，年久未開墾，因此雜草叢生，這是蘆葦 (bngcyaq mqnahiy) 形成的荒野地。

女婿 Pakaw 代為聯繫交涉此事，無償租地使用，說只要不讓它繼續生長雜草即可，口頭約定就這樣生效了。這裡非常接近親家 Cimi Lesa 阿婆的住處，只需要從他的門邊跨三、四步路的距離，清理完後，他便後悔約定，喜愛這塊地想種些菜。當年冬季在他阿公的謾罵情況下還回耕地，Yawi Batu 耕地僅租使用一年而已，因為耕地緊鄰於田埔長老教會，周邊都是桂竹園，有些周邊太陰涼陽光也照射不易。

父親對於此事，覺得惋惜、有點不悅，辛苦開墾清理後，顯得徒勞無功，僅使用一年，真是辛苦所有幫忙參與者和孩子們以及長者的努力啊！這件事表面如此，回頭深思其實所有努力的工作並沒有落空，因為透過長輩們的參與開始拓展各個小米記憶，從此後 Tbahu 的族人們便看重小米，原因是因為這耕地是所有要上教堂聚會的人必經過於此，田埔的教會會友以及所有到此分享聚會的人，回過頭看更議論著過往經驗，深思熟慮後，看似是白白浪費了辛苦的努力，從這個視角來看，小米的關注度及談論反而變得更加明顯。

父親起身便對我說：「去年完成的那些工作，種的小米又不能吃，就別再辛苦白費力氣做了，努力不懈也無人食用、又無法販售。」為了反映這個目的，我們擴大了範圍，開始種植 Mknazi 的小米品系，讓大家能夠更清楚地了解和熟悉它，也將採收的小米全數送於教會品嚐。我看見阿公 Yumin 一邊盛飯一邊擦拭流淚，邊說道已經有三十多年沒吃過小米飯了，所有的長輩們都在說，怎麼會是你這個孩子來做這些已經被遺忘的傳統工作呢！

(三) G-4 Tali Batu 的耕地

似乎靠近住家的門口，並且也與小學分校相鄰，可以說距離就像住屋的廣場般的近，小朋友去洗手間可以瞥見一眼，田埂是 Macyo 的孫子回家和上學必經的路，為什麼可以使用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在山下開著運送貨物的卡車，但是重要是建立相互之間的約定，僅限於小米作物，原因在於它對土地不會造成傷害，因此將祖先的土地借給我們使用，開啟了學校主任和老師的視野，並將學習課程引入秀巒國小，同時在兩個部落學校進行課程，而附近的學校就是從這裡延伸出去的。

其實在田埔分校重要的轉折點是，小米在生長過程中的每一個變化都展現在孩子的前面，就連學校老師目不轉睛地觀察多種不同的作物，因此，我們便成為夥伴關係合作執行小米播種的計畫，同時說服阿婆和媽媽們在部落成為小米的老師，這個過程也持續四年。

(四) H-1 是游天龍向來自義興馬胎部落的漢人張飛所擁有的土地

租用這片 Pitung 的土地，最初是 Yawi Iban 在這裡進行種植夏南瓜耕作，因病過世後，他的兄長 Maray Iban 繼續使用了幾年，但因為某些原因與 Kenu Tasiy 之間有些不如意，最終選擇放棄並荒廢了耕地，而其實我也喜歡它，主要是因為與小米田相連，閒置著不利用實在太可惜。另一個原因是自家的耕地不足以使用了，耕地原所有是 Taru Asan 的土地，不清楚經過幾次轉手後，最終是到了張飛手中，請人進行挖掘和整平，以便經營露營地供休閒使用，他小心翼翼地詢問車子可能的行駛動線，想再購買土地，甚至規劃擴大購買土地範圍，部落的人對他說：「你怎麼能購買我們祖先永恆守護在這片土地的靈魂和自然界的神靈啊！」「我們的土地和你自己的地，就各自管理，至於道路是我們自己開出來的，而不是既有的道路」Yumin Tomi 這樣表示。至少已經過了十年左右的時間，他的企圖心沒有擴大，目前可能不易經營此土地，乾脆先將土地交給好朋友游天龍來負責管理，因此誰需要就輪流借用。

只是抱著嘗試看看的心情，果然他願意借出，開始修剪周圍的草木，以及清理筏木，避免竹園周圍遮擋陽光和陰影，由於很少被利用的地藤蔓交織得非常繁密，開闢一塊新的區域進行清理的難度非常高，等到乾燥燒墾後，發現了許多穿山甲的洞穴，但是沒有看到任何蹤跡，石頭非常多，耕耘機在耕地時發出戈浪戈浪的聲音，擔心耕耘機的刀片會分解斷裂，在這裡工作非常的耗時又耗體力，撿石頭修築邊坡，整理完畢後，工作就輕鬆些了。

在這塊耕地上種植有開岔米粒白色的 nqara 的小米，是真正隸屬於我們居住在山後面 Mknazi 群的作物，yutas Losing 語重心長地說，不要讓 nqara 再消失或再滅絕！nqara 是最柔軟且容易被搗成麻糬的小米，我們這裡最喜愛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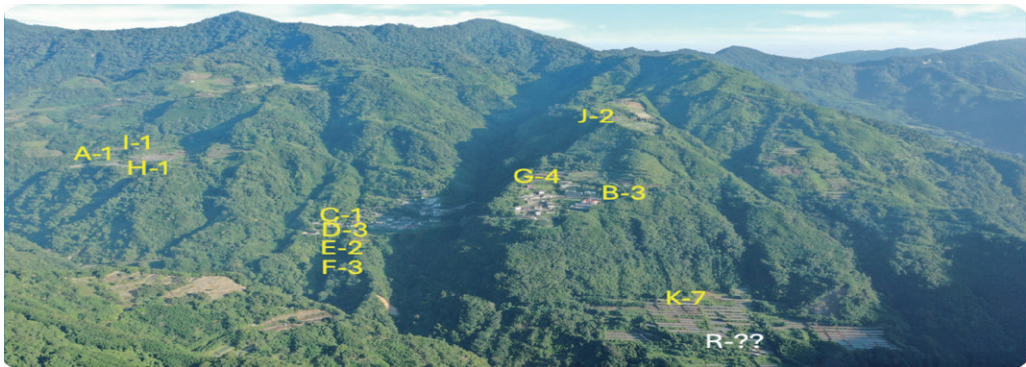
(五) K-7 Tuqiy Qsya Llyung 的水田是女婿 Pakaw 所有

為何稱河道水的水田，這個區域的水田面積廣闊，並且是許多部落族人所形成的梯田。這個地名的形成是因為日本人教導如何種植水稻和挖掘渠道，已故的親家 Batu Behuy 是一位勤奮且有能力的人，他開墾水田並購買了前往山下某職業尋求發展的親戚的土地，在部落中稍微聽到一些消息後，他便開始進行土地的互換或幫助他們照顧土地，以防止土地被他人掌控而流失，女婿說道：「我已故的爸爸以前真的非常努力工作，他的兄弟們都下山去尋找生計，都是由他來管理和照顧，或者用金錢來購買。」因此，父親辛苦地為他們留下了土地，這幾年來他在山下工廠工作，母親則把土地分別租給了叔叔和姑姑們，經過觀察發現不休耕對土地絕對有害，因此決定停止租借使用了。四年前，女婿的家遭遇了無底深淵般的苦難，不僅影響了生活，還波及了經濟，既變賣山下的房子，即便如此，沉重的經濟壓力仍持續的存在，與母親討論將 Tunux Iboh 的耕地賣給目前經營茶業的商人。Pagung 得知孩子的情況後，心想真的無計可施了嗎？與半子再三研商，田埔部落賣土地的人不多，若是漢人買去會先建造寺廟，作為他們祭祀祖先的建築物。我與家人為了此事也沉思很久，一方面要考慮如何養活家庭，另一方面又要思考如何照顧中風無法自理生活的哥哥，這樣的苦難真是無法再大了。我將這件事告訴小米方舟的夥伴一起討論，最後想出透過小米方舟募款租地的方式，阻止了販賣土地的想法，並進而促進著手打造一個學習型傳統小米教室的想法。

事實上，小米文化的再造對原民部落來說已經成為一種運動，「保種」不再是個人的事情。近幾年來，農試所蒐集的泰雅爾族小米，來自南投、宜蘭、桃園、新竹等地區的 40 多個不同採集地區的小米樣本，其中尋回了約 20 多種小

米的泰雅爾名稱。希望透過分享、輪耕和輪種的方式，讓小米不再二度消失，找到出路。這是在臺中市科博館植物園的嚴新富老師和國家作物種原中心、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等的協助下，經過部落集體參與合作的成果。「保種」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泰雅爾族的永續發展和小米文化的延續，將泰雅爾族 llyung Pinsbkan (北港溪)、llyung Klesan (大濁水溪) 流域、llyung Mkgogan (大崙崙溪) Mknazi 社群等原生小米的多樣作物蒐集起來，進行種植和保護，這是構成泰雅爾族共同體意識不可或缺的內在文化因素。

此外，為了推廣自然農法，熟悉並學習泰雅爾族的田間傳統知識，尋找小米農耕的詞彙，小米的疏苗和除草工作相對冗長，只能慢慢進行。許多人挑戰不使用科學方式進行種植，旨在尋找泰雅爾族對土地的敬重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生態環境的關係。沒有環境，我們無法提問，深怕許多語言詞彙和 Gaga 就此消失。因此，小米方舟團隊至今仍堅持以過去泰雅爾族的方式種植小米，沒有灌溉系統、農藥或施肥，讓小米以自然的方式適應氣候變遷，這樣對於保種可能會更自然。高山農業面臨著產業挑戰，受到生態環境和經濟上單一作物的影響，許多小農已經展開了一場友善土地的革命。對於部落來說，當前正處於保種的階段，這是一個教導與傳承中青代經驗與回顧的過程。保種是為了在臺灣的高海拔農業中盡一份心力！讓我們一起去探索這些臺灣本土的原生作物。部落小米的復育或小米的再現絕非偶然，而是得益於許多學術單位的支持與參與，如臺北醫學大學、臺中科博館、農試所以及各位老師等，才有了今天的成果。在這個地方，我們融合當前的科學與在地知識，以做中學與知識共創的精神進行小米保種以及相關知識的紀錄與傳承。圖二為十年輪耕地景照片(圖中 R-?? 指得是取得土地使用允許，但尚未種植)。



圖二：泰雅小米輪耕地點衛星影像圖